

WAIGUO ZHIXUE · 28 ·

外国哲学

第二十八辑

商务印书馆

外国哲学

第二十八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第28辑/赵敦华主编.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997-0

I.①外… II.①赵… III.①哲学—外国—丛刊
IV.①B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550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外 国 哲 学

第二十八辑

赵敦华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997-0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¹/₂

定价:35.00元

卷首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执行主编的话

哲学界的常态是静静的，思想本身无论多么振聋发聩，它总是以静静的方式出现的。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过，这一常态在2014年初被打破。原因是海德格尔的私人笔记——《黑皮笔记本》出版。《黑皮笔记本》即将出版的消息一经见诸欧洲报端，哲学界的宁静就被打破了。

2013年底，德国乌珀塔尔(Wuppertal)大学海德格尔研究所所长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向学术界通告，海德格尔1931-1975年的私人笔记(《黑皮笔记本》)即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彼得·特拉夫尼的一本关于海德格尔与犹太教的新著。黑皮笔记本共1200页，涉及反犹的文字只有两页半。有学者认为，尽管反犹内容只占《黑皮笔记本》很小比例，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但是，就是这短短的两页半，“直白地记下了海德格尔对犹太文化传统的批判态度”。^①

巴黎的海德格尔思想圈更为激动，他们发起抵制《黑皮笔记本》出版的活动。刘哲教授的文章将其描述为“庙宇的守卫者恐慌了”。^②“海德格尔在法国哲学界地位崇高，从萨特、梅洛-庞蒂到福柯、德里达都受其影响，德里达的著作更是被文学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称为海德格尔的注脚。在巴黎一直存在海德格尔崇拜者组成的思想社团，成为其思想的‘圣杯守护者’”。^③德国哲学界的反响相对含蓄，也没有法国激烈，然而，

① 靳希平教授语，见本期“一摞札记在德国思想界激起的漪澜”一文。

② 见本期刘哲教授的文章“庙宇的守卫者恐慌了——海德格尔事件在法国”。

③ 杨不风：“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将出版”，《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29日，“十二月国际文坛”版面。

一些大报还是刊登了一些介绍性文章。靳希平教授将其称作“漪澜”。

《黑皮笔记本》的出版,也引起国内哲学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认为,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也有学者认为,区区两页半,并不能说明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有什么关系。亦有学者认为,随着《黑皮笔记本》问世,海德格尔可以休矣。一时间众说纷纭。

根据这一状况,本期《外国哲学》“学术批评”一栏,特约四篇稿件,专门讨论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问题。其中,赵敦华教授和罗克莫尔教授的论文是从学理上探讨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是否有关联。靳希平教授的文章是介绍《黑皮笔记本》出版前后,德国哲学界和思想界的态度。刘哲教授的文章着重介绍《黑皮笔记本》出版前后,法国哲学界的骚动。德国式的理性和法国式的激情在两篇文章中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相信想了解《黑皮笔记本》林林总总的读者,阅读了本期的这四篇文章,可能会有所斩获。

“希腊哲学研究”一栏,刊登了陈村富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文章详细阐释了新版全四卷《希腊哲学史》的补正情况。文章的一段话颇为感人。先生在谈到何以进行补正时说:“深化所研学术的认知,是学人的使命,也是作为个体的学者的生命。不作为,有辱学者品位;尽力为之而不及,命运使然,于心无愧。”先生以平实、质朴的话语,清晰地说明“补正”的基本原则,补正的要点。从中可以看到,此次“补正”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景深和广阔的空间视野。所付出的精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文章的末尾先生动情地说:“《补正》是今年旧历正月初五、初六才做出的决断。初五凌晨周围‘迎财神’的鞭炮把我惊醒。我突然想到,怎么古今中外众多神灵中却没有一个‘书神’?作为一个读书人,即使没有也要造一个。是啊,每当我翻阅书桌上一本本中外图书时,‘书神’就引领我进入境界,赋予我灵感,笔尖下就冒出颇有创意的见解,它不像舌尖下的食物对肠胃有强烈的刺激,然而它能搅动你的心灵彻夜不眠,造就一个与‘舌尖上的中国’结伴而行的‘笔尖下的精神世界’。我想就把正月初六定为‘迎书神’节吧!”好主意!尽管国语有“书香”、“铜臭”之说,然而,国人并未因铜臭之臭而放弃追逐金钱,也未因书香之香而更爱读书。读书是独处而不寂寞的生活状态,试问当今盛行关系学的中国,有

多少人能够享受这种生活。从陈村富先生“笔尖下的精神世界”，实实在在领略了老一代学人的风骨。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研究”一栏，刊登尚新建教授的文章“经验概念是威廉·詹姆斯哲学的基石”。文章探讨可以作为威廉·詹姆斯哲学标签的概念，究竟是彻底经验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或者换句话说，究竟是用“彻底经验主义”概括威廉·詹姆斯哲学更贴切，还是用“实用主义”概括其哲学更得当？作者认为，詹姆斯的宗教哲学强调个人经验，詹姆斯的整个哲学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其基石就是他的“经验”概念。

“分析哲学研究”一栏由两篇论文组成。韩林合教授的论文“麦克道尔论知觉经验的概念内容”探讨麦克道尔的“知觉经验概念”。作者认为，麦克道尔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是知觉经验是否具有概念内容甚至于命题内容的问题。蒋运鹏博士的论文“卡尔纳普是一个现象主义者吗？——对《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重新评估”力图证明，构造体系不是一个现象主义的体系，并且因此并不受到典型的针对现象主义的批评的威胁。

“青年之窗”由两篇博士后论文组成。李麒麟博士的论文“成真项理论与停走的钟表——为什么希思科特的理论不能解决盖梯尔问题”，探讨澳大利亚知识论学者艾德里安·希思科特(Adrian Heathcote)的成真项理论，应该说中国哲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并不太多。王杰博士的论文“藤原惺窝的《大学》诠释”，探讨日本学者藤原惺窝依据明代思想家林兆恩(1517—1598)对古本《大学》进行的注解，期待天下有圣主出现，以儒家的人伦之“理”取代武家的武威之“法”，从而实现有序、和平、富强、民有所依有所养的理想社会。两位青年新锐的作品颇让人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希望读者喜欢。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协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主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杜丽燕

学 术 委 员 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卞崇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

杜丽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傅有德（山东大学）

韩水法（北京大学）

江 怡（北京师范大学）

刘 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尚新建（北京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姚卫群（北京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张志林（复旦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程 炼（武汉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冯 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韩林合（北京大学）

韩 震（北京外国语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孙向晨（复旦大学）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翟振明（中山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

周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

目 录

执行主编的话	(1)
--------------	-----

学术批评

赵敦华 何种哲学? 什么罪责? ——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札记(之二)	(1)
汤姆·洛克莫尔 简述海德格尔、反犹主义 以及纳粹主义	(20)
靳希平 一摞札记在德国思想界激起的漪澜	(34)
刘 哲 庙宇的守卫者恐慌了 ——海德格尔事件在法国	(65)

希腊哲学研究

陈村富 新版《希腊哲学史》后继研究:《补正》方案简介 ...	(78)
--------------------------------	------

美国实用主义研究

尚新建 经验概念是威廉·詹姆斯哲学的基石	(96)
----------------------------	------

分析哲学研究

韩林合 麦克道尔论知觉经验的概念内容	(131)
蒋运鹏 卡尔纳普是一个现象主义者吗? ——对《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重新评估	(145)

青年之窗

李麒麟 成真项理论与停走的钟表 ——为什么希思科特的理论	
---------------------------------	--

2 外国哲学

不能解决盖梯尔问题	(169)
王 杰 藤原惺窝的《大学》诠释	(186)

=====

学术批评

=====

何种哲学？什么罪责？

——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札记(之二)

赵敦华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海德格尔哲学,解释他是否要为纳粹主义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依据文本得出的结论是:他战后在哲学上为纳粹大屠杀进行辩护,并愿将这些文本在他死后公开发表。现在,表明海德格尔纳粹思想的文本已按照他的遗愿公开发表,以理智的忠诚的态度进行哲学讨论的人不容回避的抉择是:要么继续为海德格尔哲学推卸责任,要么表明他的哲学应承担的罪责。

关键词:雅斯贝尔斯 马尔库塞 奥斯维辛 死亡存在论

“ 六种观点和第四阶段: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札记”一文交稿之后,海德格尔“黑皮笔记本”的出版再次激起争论的波澜。我现在不能确定这些笔记是否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定性证据。不过,即使《海德格尔全集》第93-95这3卷将得到充分研究,即使《全集》最后5卷的思想日记问世,从而完成了《全集》102卷,我想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继续讨论下去”可以有下列两个意思。

第一,如果任何事实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证据,任何解释总是在一定的范式中的进行的,那么,不同

2 外国哲学

解释之争可以永远进行下去。以法国“二费”(2F)为例,对海德格尔的维护者费迪耶(François Fédier)而言,不管是勒维特亲历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有关的所见所闻,法里亚斯在档案馆里找出的那些海德格尔反犹文章和支持纳粹的讲演,还是费耶(Emmanuel Faye)披露的1933-1935年两次讨论班笔记,以及此次“黑皮笔记本”中海德格尔本人写下的白纸黑字,根本不能成为证明海德格尔有纳粹思想的证据,反而可以证明海德格尔思想或与纳粹无关,或与纳粹没有必然联系,或有另外蕴意。反过来,在海德格尔的指控者费耶看来,已发表的《海德格尔全集》和海德格尔的档案中,到处可见明白无误的、一以贯之的纳粹主义,甚至赤裸裸的“希特勒主义”。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中间,其它观点的综合显得要么是摇摆的、不一致的,要么是苍白无力的调和。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的继续讨论似乎要陷入“哲学争论没有结果”的理智悲观主义,或者得出“哲学争论无是非”的认识相对主义。

第二,哲学共同体与科学共同体不同,哲学演变不是库恩所说的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的“科学革命”,而是多范式在理智基础上的共存。哲学共同体是理智共同体,即使情感主义、意志主义或其它非理性主义的主张,也都要经过理智的批判和辩护,才能被哲学共同体所接纳,才能与其它哲学范式相提并论。以不同哲学范式的理智共识为目标,哲学问题的继续讨论可以满足理智的兴趣,促成哲学共同体达到越来越多的基本共识。事实上,从1945年海德格尔面对弗莱堡大学“政治清查委员会”递出“事实和思想”的辩护状,到他的“黑皮笔记本”公开出版,海德格尔与纳粹问题历经四个阶段的争论:从勒维特1946年在萨特主持的《现代》上发表文章开始的第一阶段,始于1987年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翻译出版的第二阶段,始于2006年费耶《海德格尔:哲学的纳粹主义导引》的第三阶段,以及研究“黑皮笔记本”的方兴未艾的第四阶段。真理越辩越明,可供解释的资料越来越多,哲学界的共识也越来越集中。即使如此,无论费迪耶的辩护(apologetic)模式还是费耶的清洗(purge)模式,都没有平息理智继续探求的愿望,因此海德格尔与纳粹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

在第二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几个问题：(1)海德格尔应该或不应该为他的纳粹行动和思想承担罪责，承担何种意义的罪责；(2)海德格尔和纳粹为什么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3)海德格尔著作有多大重要性和多少哲学价值。本文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现在可被解释成海德格尔和纳粹关系密切的相关证据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多，对费耶的立场越来越有利。虽然如此，我宁可相信，费耶书中得出的两个结论（一曰海德格尔不是哲学家，二曰《海德格尔全集》的合适位置是纳粹档案馆）不会成为哲学共同体的共识。因为他的结论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变成了索然无味的历史审判，这样的审判不仅缺乏实证史学所需要的充足证据，而且不能带来理智上的满足。试想：如果海德格尔真的不是哲学家，那么 20 世纪哲学共同体的很多重要成员，将因为失去一位朋友、伙伴或对手而显得孤独；如果《海德格尔全集》真的被扔进纳粹档案馆束之高阁，那么理解胡塞尔、雅斯贝尔斯、马尔库塞、阿伦特，以及萨特、福柯、德里达、莱维纳斯等人的著作将变得更加困难。

对海德格尔的历史审判之所以索然无味，首先是因为它是不必要的，其次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公平的。海德格尔和纳粹不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 1945 年，弗莱堡大学“政治清查委员会”经过审查，得出结论：“海德格尔在关键的 1933 年，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独特的话语风格来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变革服务，并为这一变革在有教养的德国人眼中拥有合法性立下了汗马功劳。”^①当时把海德格尔定性为纳粹“同路人”、禁止他在大学授课的判决是公正的。尽管不情愿，他不得不承担弗莱堡大学当局当时加诸的政治罪责，虽然作了“形势不由人”的辩解，他还是承认 1933 年担任校长是“我的政治错误”。^②

现在要追加他的罪责需要有新的证据。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的讨论围绕的证据主要有：(1)海德格尔参与纳粹活动并非只限于当校长的十个月，

① 转引自沃林：《存在的政治》，周宪、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6—17 页。

② 王金林：“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通信和对话”，《世界哲学》2008 年第 2 期，第 9 页。

直到1935年他还在积极参与；(2)他战后对自己纳粹活动没有反省自责；(3)他战后的一些思想可被理解在为纳粹主义辩护；(4)1931-1941年的“黑皮笔记本”证明他的反犹太主义根深蒂固。

现在的问题有二：第一，依据上述证据，能否公正地追加海德格尔的政治罪责？第二，除了应该承担一定的政治罪责之外，海德格尔哲学是否应承担更多或更大罪责？

第一，政治罪责的裁定需要合法性和权威性，现在或将来不会有一个机构或个人，能够赋予追加海德格尔政治罪责的合法权利，因此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哲学问题。

第二个问题取决于如何界定罪责(guilt)。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与他的批评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他们对罪责问题的理解与各自的哲学有密切联系，不进行哲学讨论，根本无法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拒不接受他的批评者要求他承认的罪责。为了阐述海德格尔与他的批评者对罪责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从读书札记整理出4个案例加以分析说明。

一、海德格尔论罪责：本真生存的一个环节

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就用7节(第54-60节)的篇幅，界定此在“面对死亡-良心召唤-决断”的生存论整体意义，由此揭示存在“将来-过去-当下”的时间结构。海德格尔颠覆“人类学、心理学和神学良心理论”的流俗解释，包括康德的道德哲学和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对良心和罪责的解释。在此在的生存整体和时间结构中，“罪责”的本真意义是此在的“沉沦”和“被抛”的生存方式，而“对良知呼声的领会展露出失落在常人中的状况，决断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①

《存在与时间》接下来说明，此在“最本己的自身能在”是超越个体死亡而投身于“命运”；此在的“命运”是对组建它的共同体的“忠诚”，以及“对自

^①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31、350页。

由生存活动所能具有的唯一权威的可能的敬畏”。海德格尔区分了“命运”(Schicksals/fate)和“天命”(Geschick/destiny):“命运并非由诸多个别的命运凑成,正如相互共在不能被理解为许多主体的共同出现一样。在同一个世界中相互共在,在对某些确定的可能性的决断中相互共在,在这些情况下,诸多命运事先已经受到引导。在交往中,在斗争中,天命的力量才能解放出来。此在在它的‘同代人’中并与它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这一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历事。”^①

二、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罪责问题》

雅斯贝尔斯曾与海德格尔志同道合,两人终因对纳粹态度不同而分道扬镳。1945年战争刚结束时,雅斯贝尔斯就发表了《罪责问题》的广播讲话。他把德国人的罪责分为四个层次。^②

- (1)法律的罪责,只有纳粹战犯才在法律上负有罪责。
- (2)政治的罪责,凡是没有公开反对和抵制法西斯政府的人都负有这种罪责,这是第三帝国公民应该承担的罪责,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卷入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政治上的罪责是集体的,对它的惩罚也是集体的。
- (3)道德的罪责,那些在自己的亲友、熟人、邻居遭到迫害和杀害时没有站出来防止暴行的人,都应受到良心的自责。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恐怖环境里,公开的反抗者非但不能搭救他人,还有性命之虞,普通德国人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呢?

(4)雅斯贝尔斯用“形而上的罪责”的概念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在德国,当成千上万的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搏斗中不惜生命,其中多数人不声不响地消亡时,我们没有直面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带走时,我们没有上街;当我们自己也被摧毁时,我们没有呐喊。我们以一个懦弱的,然而逻辑的理

^①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434,435页。

^② K.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pp. 25-25.

由,宁可活着,因为我们的死不能帮助他人。”雅斯贝尔斯近乎冷酷地说:“我们还活着就是我们的罪责”,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深感羞耻”。^① 与政治的集体罪责不同,道德和形而上的罪是个人罪责,在道德律和造物主面前,每个德国人都不能免除内疚和羞耻,“只有上帝能审判”。^②

雅斯贝尔斯是对德国大众说这番话的,他未指望海德格尔会同意他的罪责观。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有完全不同的预设,决定了两人对罪责问题全然不同的看法。海德格尔早在《尼采》的课中就说,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只是对“人的个性的道德上明朗化之目的描述”,是“从事道德工作的关于人类生存的心理”。^③ 根据对雅斯贝尔斯哲学的这种定性,不可想象他会认可“道德的罪责”。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维度阐述“罪责”的意义,但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形而上之罪”有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前提。雅斯贝尔斯的前提是“只有上帝能审判”;上帝指“圣经宗教”的上帝,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上帝是超越的“大全”(das Umgreifende),或是亲近人、召唤人的“生存”(Existenz);“哲学的信仰”是“罪责和今生奉献的平衡,亦即以德性和罪来衡量的幸福和不幸的平衡”。^④ 海德格尔最后留给人们的启示则是:“只有一位神能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和诗歌中为神之出现或者为在没落中神之不出现作准备。”^⑤“一个神”(ein Gotte)指诸神中的一个,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拯救”是这个神或向德国人突然露面带来的“事变发生”(Ereignis,或译为“大道”、“缘起”)。据海德格尔说,自古希腊人在某一刻经历了这次事变之后,这个神再也没有在人类历史中露面。

在与海德格尔长期私人交往中,雅斯贝尔斯最后认识到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是不可通融的,而政治立场是他的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后他

① Ibid., p. 66.

② Ibid., p. 26.

③ 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7页。

④ Karl Jaspers, *The Perennial Scope of Philosophy*, trans. R. Manheim, Routledge, 1950, p. 98.

⑤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6页。

在为海德格尔作见证时写道：“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不自由、独裁、不能交流的”，“他和鲍姆勒、卡尔·施密特虽然各不相同，都企图取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术领导地位，不过毫无结果。他们都利用了真正的学术能力，从而毁坏了德国哲学的名声。”^①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雅斯贝尔斯大概明白同样的道理，他揭发了所知的海德格尔参与纳粹政治的事实和思想根源，但从未私下要求海德格尔承担“道德的罪责”和“形而上的罪责”。

三、马尔库塞 pk 海德格尔

如果以为海德格尔至少会出于普通人的“常识”而认可雅斯贝尔斯要求德国人承认“政治的罪责”，那就错了。马尔库塞出于类似的想法，写信要求他的老师公开谴责纳粹罪行，遭到海德格尔断然拒绝，海德格尔的回复显然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再次去信反驳海德格尔的辩解反击。现在重读这三封信，对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批评者的哲学立场是有益的。

马尔库塞义正辞严地要求海德格尔发表“一个诚实地表达你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当前态度的声明”。海德格尔在回复时，引用了雅斯贝尔斯在《罪责问题》中说的“我们还活着就是我们的罪责”的话，海德格尔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示他不应该承担比普通德国人更大的罪责，如果每一个德国人活着就是罪的话。但是，这不是他与马尔库塞分歧的重点，重点在于：海德格尔是否认为纳粹完全违背了他的哲学。

马尔库塞想当然地以为海德格尔哲学同纳粹是相互对立的，其理由有四，引用如下。^②

① K. Jaspers, “Letter to Denzification Committee”, in R. Wolin, ed.,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The MIT Press, 1998, pp. 149, 150.

② 两人的三封信引自“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通信和对话”，王金林译，《世界哲学》2008年第2期，第8-10页。依据英译本“An Exchange of Letters: Herbert Marcuse and Martin Heidegger” (in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The MIT Press, 1998, pp. 162-164)做了必要改动。